

# 狂龍傲鳳

陈青云著



## 第九章 乖异之客 血醒木珠

他意识到自己真的成了帮凶了，吊亡客与天斩门势不两立，她们逐一对付天斩门的人是意料中事，而“杀人者”早被认定与吊亡客有关，现在更证实了。

“好交给我！”小乔催促着。

“办不到！”小龙语冷如冰。

“噫！你……怎么啦？”小乔很意外的样子。

“不怎么，人不能交给你。”小龙断然回答。

“浪子，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心里十分明白，用不着问本人。”

“我根本不明白你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

“一句话，我浪子小龙不喜欢被利用，也不愿当帮凶，总该明白了吧？”

“帮凶，这话从何说起？”

“你说，你们利用本人劫持宋姑娘的目的何在？”小龙眼里射出厉芒。

“浪子！”小乔吐口气：“是救她，不是劫持，杀人者不是跟你说得很明白了么？”

“本人不信。”

“你不交人？”

“本人要把她送回天斩门！”

“那你就把宋姑娘害惨了，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安排，才不着痕迹地救出宋文娟，你要把她往虎口里去送是

不是？”

“哼！她是门主千金，她娘成了老虎了？”

“嗨！浪子，你不懂……”

“本人就是不懂。”

“你愿意她嫁给马之良？”

“嫁给谁是她家的事，本人管不着，就是不能让她落入邪魔之手。”

“邪魔？”小乔冷笑了一声：“你说咱们大公子是邪魔之流？”

“不错，跟杀人者一路的，绝非正道。”

“你真的不交？”

“假不了的！”小龙车转身便走。

小乔弹身在头里截住。

小龙用左手挟抱住宋文娟，右手捏紧剑。

“本人警告你，你要是不识相，就要你躺在此地！”眸子里杀芒连闪，他已经准备出手。

浪子！”小乔气得跺脚：“你听清楚，上一次马之良与宋文娟的婚事被吊亡之珠所阻，但事情没完，因为马之良一心想取得继承门户的资格，但又怕再受干预，所以用了个瞒天过海之计，故意在总坛行礼，然后暗中带走宋姑娘，打算到那间精舍完成洞房……”

“宋文娟既然甘愿跟姓马的行婚礼，别人能干预么？”小龙心里也认为宋文娟不该与马之良那混帐结合，但这是别人的私事，第三者不能干预，同时大公子的居心使人莫测，不能听小乔一面之词，谁知道他们在打什么鬼主意，照目前的情况推测，这伙子定与吊亡客有关联。

突地他感到自己忽略了一个事实，宋文娟一直是在昏迷

状态，这是什么原因？如果宋文娟清醒，便可问她本人，她说的一定可靠。

“谁说宋文娟是甘愿的？”小乔喘口大气。

“她为何昏迷不醒？”

“这已经证明她是被人摆布而非心甘情愿。”

“你说她跟马之良拜过堂，这样子能拜堂？”

“拜堂时她没昏迷，但意志已经受制。”

“她娘身为一门之主，愿意如此作弄自己女儿？”

“这的确令人不解，但事实如此。”

“闪开，本人立刻去问马之良！”小龙再次举步。

小乔亮出了剑。

“你敢动剑便死定了！”小龙一振腕，剑鞘脱离剑柄半尺。

小乔摆开了架势，看样子他是要出手。

“别动手！”话声传处，一条人影迅快接近，赫然是江湖郎中方有道。

小龙大感意外，江湖郎中怎会不速而至。

“老弟，把人交给他！”

“什么？”小龙瞪大了眼。

“老弟，区区担保不会出任何差错，你应该信得过区区，别在耽延时间，以防节外生枝。”江湖郎中靠到小龙身侧。

“方先生，你能使宋姑娘清醒么？”

“能，但最好不要。”

“为什么？”

“区区刚说的怕节外生枝，老弟把人交给这位小哥，咱们回尼姑庵去办事。”

“办事？”小龙不知如何是好，照理，江湖郎中的话应

当可信，但看样子他们似乎是一路的，一个不巧，宋文娟可能就被断送。

“老弟，别在犹豫了，错不了的！”

“方先生担保？”小龙无可奈何。

“区区说的绝对算话。”

“好，在下相信这一次。”说着，一抬腕，剑鞘回卡，然后把宋文娟交给小乔：“听着，宋姑娘如果有任何差池，本人的剑就要见红，可不管什么大公子小公子。”

小乔接过宋文娟，片言不发，疾步奔离。

“方先生，在下问几个问题……”

“问吧！”

“方先生如果不便答复就可以不回答，在下希望能听到的都是实话。”

“很好！”

“那自称‘杀人者’的神秘女子与开封大公子之间是什么关系？”

天色很暗，但在黑暗里呆久了视力便会适应，小龙已能勉强看到江湖郎中脸上的表情，他定定地望着对方的脸，从神情大致可以判断所说话的真实程度。

“很特殊的关系，基于共同的目的而走一条路。”

“是否与吊亡客有关？”

“没有，也有！”

“这话怎么说？”

“说没有，是根本上的没有，说也有，是目标上的有，都致力于揭开这可怕的谜底。”

“哦！”小龙心里起了冲击，如果这句话属实，那自己也应该是他们的同道。

“为何要阻止宋文娟与马之良的婚事？”

“这点暂时不能告诉老弟，因为时机未到。”

“好，在下就暂时不问！”小龙心念一转，又道：“尼庵后的精舍里住了个白发老人，他是什么身份？”

“我们现在就去找答案。”

“走！”

尼庵后的精舍。

灯还亮着，门已经打开。

白发老人盘坐在佛桌边的方凳蒲团上，旁边多了一个人，黑衣，长裙曳地，背对老人。

小龙悄然掩到，由于佛堂里有灯光，远远便发现了这景象，不禁下意识地紧张起来。

想不到神秘女子“杀人者”已在精舍现身。

她是来杀人的么？

小龙借着花树掩护，迫近到三丈范围之内。

江湖郎中没跟他一起，单独在另一个位置。

“你到底是谁？”白发老人语言阴沉但相当有劲。

“杀人者！”神秘女子回答。

“老夫避世清修，不与人争，已经完全弃绝了江湖，你来此何为？”

“避世清修是欺人之谈，弃绝江湖更是鬼话，你跟天斩门有密切来往，承认么？”

“老夫不否认，弃绝江湖并非绝情。”

“很好，那我请教你阁下的身份来历？”

“老夫已忘了俗事，现在只是个风烛老人。”

“不愿说？”

“不愿！”

“如果姑娘我点出来呢！”

“点吧！”

“你是天斩门的真正幕后掌权人，除非你阁下不敢承认，你是马之良的师父，传言已不在人世的邪恶魁首‘老臭虫’！”

“哈哈……”老人狂笑起来，声音之宏，似乎整座精舍都为之颤栗起来。

小龙的心也被震撼了，这老人真是传说中的“老臭虫”么？看来马之良是他的传人没错，后半句更次前两人谈话的口吻便足以证明。“杀人者”指使别人救宋文娟，她自己也现了身，为什么不自己做？真的是救人么？江湖郎中为什么敢担保？

久久，老人才敛住慑人心神的笑声。

“你为什么要点出来？”

“你阁下是承认了？”

“老夫不否认，你这是迫老夫破戒杀人。”

“杀人，杀谁？”

“你，跟你的两个同路人。”

“本姑娘独来独往，没什么同路……”

“外面花树下一个，后窗边一个。”

小龙大为震惊，这老臭虫的确够厉害，想不到他早已发觉了自己和江湖郎中的来到，还点明了藏身的位置，而表面上却丝毫不动声色。

“不管有几个，反正不是我的同路人！”神秘女子一口否认。

行迹既已暴露，再藏下去便不够意思了，小龙大方地昂头步了出去，直到台阶下才止步。

老臭虫如银丝般的目芒在小龙面上一绕，口角浮起一抹阴残的笑意，但随即又平复下去。

江湖郎中沉住气没现身。

“既然话已挑明，老夫问问你……”话仍然是对神秘女子而发：“你凭什么要剃掉马之良的一颗眼珠？”

“这只是开端，好的还在后面！”

“嘿嘿嘿嘿！”老臭虫阴笑了一声：“你知道这要付十倍的代价么？”

“百倍千倍都可以，看阁下的能耐。”

“你视老夫为何许人？”

“肮脏齷齪的吸血臭虫！”

“骂得好，看来老夫只好破例吸一次人血了，小贱人，你只气这么狂妄，是倚恃你身后的人么？”

“我身后没人！”

“李四姑！”

“她老人家已数十年不踏江湖，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神秘女子等于已经承认了身份。

小龙的内心又一次震撼。

“你是他的传人？”

“不是！”

“你不敢承认？”

“本来就不是！”

小龙迷惑了，神秘女子竟然否认是李四姑的传人，但刚才那句话的口气，似乎已经承认，这如何解释？

“不管你是不是，老夫要向你讨代价了！”

“我在等着！”

“转过身来！”

“没此必要！”

“嘿嘿嘿……”阴恻恻的笑声中，老臭虫盘坐的姿势不变，人从蒲团上平平飞起，撞向神秘女子，反手一挥，晶芒耀眼，八把飞刀射向小龙。

同时攻击两个对象，这份身手的确令人咋舌。

小龙拔出长剑，连圈连划，在身周布起一层剑幕。

回龙飞刀是老臭虫的独门绝活，从他本人手里发出，跟马之良施展的便完全不一样了，八柄，八个方位，快慢不一，回旋疾扫。

飞刀触及剑幕，发出叮叮脆响，荡开，又折回，变成了一天飞星。

“好贱人！”一声惊叫，老臭虫下地停立在佛堂的一角。

神秘女人没回身，像是在原地根本没动过，只是一段直立的剑身，超过她的头顶。

叮叮之声止歇，八柄飞刀已被搅碎散落地面，但小龙已出了一身汗。

老臭虫再扬手，一柄飞刀螺旋形缓缓飞向小龙，就只一柄，乍看并不出奇。

小龙再度布起剑幕。

旋进的飞刀速度陡然加快，犹如电闪，直袭小龙前胸，剑幕竟然挡不住，像是故意留了那么一条缝，恰恰让飞刀穿过。

小龙心头一沉，连转念头的余地都没有，飞刀已临心窝，淬毒飞刀，见血封喉，死数似以注定。

神秘女子霍地回身，但无论如何已无法改变形势。

就在这电光石火的瞬间，银星一闪，接着是叮地一声，

业已触及衣衫的飞刀，突被荡开掉地，同时落地的是一粒龙眼大的银弹子。

小龙回过身，现场多了一个人，就站在离他一丈不到之处，赫然是天斩门护法北剑寇年。

老臭虫既是天斩门的幕后掌权人，北剑为什么要破他的飞刀？这的确是谁也想不到的事。

小龙拭了拭额上的冷汗，朝北剑一抱拳，二话不说，飞身扑进佛堂，面对老臭虫。

“本人要宰了你！”小龙咬牙说了这么一句，手中剑缓缓横起。

神秘女子一晃身，从侧门隐去。

北剑寇年跟着进门。

“浪子！”北剑插到两人中间：“把剑放下，且听老夫一言。”

北剑刚刚以银弹击落飞刀，救命于呼吸之间，小龙不能不听他的，缓缓把剑垂下。

“寇老英雄有何指教？”

“你跟咱们费老哥并无深仇大恨，你既然毫发无损，得放手时且放手，何必为己太甚？”

“寇老英雄，如非你及时援手，小可已作了刀下之鬼，虽无仇恨，此气难消。”

“话是不错，看在老夫份上如何？”

“这……”小龙想了想道：“行，就凭老英雄您一句话，小可吞下这口气。”

“好！好！”北剑拍了拍小龙的肩头：“费老哥，你已发誓退出江湖，礼佛忏悔前非，不该再动刀犯誓。”

“找上门的，老哥我该如何？”老臭虫长长吐了口气，

表示无可奈何。

小龙这才知道老臭虫姓费。

“浪子，我们外面谈！”

“老英雄请！”

两人离开精舍，来到塔下。

江湖郎中一直没动静，小龙暗忖，他大概已经离去。

“浪子，你跟那蒙面女子是一路？”北剑沉声发问，目光四下扫瞄。

“不是，凑巧碰上的。”

“你知道她的来路？”

“不知道。”

“唔！”北剑点了点头，目芒一闪：“浪子，吊亡客的同路人存心为吊亡客作恶毒的报复，本门首当其冲，幽州客是第一个牺牲者……”

“恕小可插句嘴……”

“你说？”

“祖师祠前伏诛的真是吊亡客本身么？”

“此话怎讲？”北剑双睛发亮。

“有人推测那可能是替身！”

“不可能，绝无可能，江湖上会有如此高手的人甘愿为人作替身么？而且当场吊亡客已表现了他的专长，剑毒两绝。”

“可是有人说，他不该剑法中露出破绽，既称剑毒双绝，不应有此现象。”

“老夫无此感觉，在那种情况之下，再深沉，再自负的人也难免浮躁，因为那是生死之搏。”

小龙点点头，北剑说的不无道理，江湖郎中说的仅是

臆测，并无真凭实据。

“如果当时……”小龙觉得不该当面说，但还是说了出来：“老英雄不毁了吊亡客的脸容，便可认定……”

“不可能！”

“不可能？”

“老夫当时是激于义愤，因为天马侠已作了牺牲，还有另外数十条人命，所以才含愤下手，事后深悔不当，不过……即使不毁了他的容貌，也无人能指认真伪，因为吊亡客自出道以来，从没示人以真面目。”

“是！”小龙无话可说，这也是实情，的确没人知道吊亡客的真面目。

想到父执天马侠高前，小龙忍不住悲愤填膺，为了除魔，他作了牺牲，无可讳言，他主要的动机，是为了替友报仇。

“浪子，老夫希望你能跟本门并肩合作。”

“并肩合作？”

“对，追出吊亡之珠的杀人凶手。”北剑的声音有些激颤。

提到杀人凶手，小龙不期然地想到“杀人者”，不管怎么说，她是目前所知唯一的嫌疑对象，单就与天斩门敌对这一点来看，她脱不了干系，同时她残人杀人，并没说出任何理由，但现在扯进了开封大公子和江湖郎中，使情况变得诡谲而复杂。

“如何？”北剑见小龙沉吟不语，追问了一句。

“可以，必要时小可愿意效力！”小龙答应了，本来这也是他必须要做的。

“浪子，就这么一言为定了！”

“一言为定！”小龙本想试着问问宋文娟的事，但一想

不妥，把到口边的话咽了回去。

“砰！”人倒地的声音，接着是一阵惨哼。

小龙心头一震，循声望去，只见三丈外有个黑影在蠕动，一个纵跃弹了过去。

不错，是一个人在地上扭动呻吟。

北剑也奔了过来，栗声道：“是你？”

小龙这才看清了倒地的是马之良，夜暗中仍可看出已成了一个血人。

“怎么，你……你的手臂……”北剑狂叫。

小龙的头皮发了炸，马之良的手里紧捏着一条断臂，是右臂，齐肩被卸落。

“谁下的手？”北剑咬牙问。

“杀……人者！”马之良晕了过去。

“好！好！杀人者，老夫与你势不共天，你要付出代价！”北剑向空挥拳，声音凄厉。

小龙也不由热血沸腾，先剜眼，又断臂，这种手段太残酷了，他也在心里自誓，非宰掉这蛇蝎女人不可。

北剑抱起马之良奔回精舍。

小龙窒在当场，他想，没跟去的必要，呆了片刻，他举步离开。

天明！

日出！

小龙坐在路边的石头上，衣衫已被露水打湿，他在这里整整坐了一夜。

他在想许多想不透的问题，人就是这么怪，凡事想不透的，便越要去想。而这许多问题，实际上归纳起来只是一个

问题，便是“吊亡之珠”重现的问题，流血、杀人、争斗、阴谋等等枝节，都是从珠子衍生的。

露珠在草叶上跳跃。

早晨的阳光温馨得象慈母的手。

空气一片清新。

但小龙的心是灰暗而凌乱的，因为对于“吊亡之珠”的问题他理不出头绪——

吊亡客是否真的死了还是活着？

谁传出吊亡之珠？

杀人者的真实来路？

江湖郎中他们那几个值得信赖的朋友还可信赖么？

开封大公子是那一方的？

谁是真正的敌人？

.....

所有的情况诡谲而悬疑，真幻难分，表面上看是一回事，仔细分析又是一回事，似乎互不相关，又似乎互有牵联。他甚至对自己本身也起了怀疑，到底自己是否还保持正常状态？

太阳已升得很高，路上有了行人。

小龙晃晃悠悠地站起身来，内心有一种被压抑而亟想发泄的冲动。

他不知何去何从？

事情苦在于他不能撒手，“吊亡客”是灭门的血海仇家，非要彻底摆平不可。

一骑骏马，缓缓叩地而来，马上人锦衣冠带，貌相堂堂，马后跟着捧剑的小厮，气派十足。

来的是开封大公子主仆。

从外表看，他绝不类似江湖人物，标准的公子哥儿。

小龙心里一阵激荡，还是那个老念头，似曾相识，但就是想不起来曾经在那里见过。

马儿渐行渐近。

小龙力持镇定；他知道一定要保持冷静，很可能对方便是最可怕的敌人。

距离两丈，大公子翻身下了马，把马缰交给小乔，极有风度地步上前来，边行边抱拳。

“老弟，幸会！”他已不似初见时那么高傲。

“真是幸会！”小龙也抱抱拳。

“老弟一大早出城，雅兴不浅，是踏青么？”

“唔！”小龙啼笑皆非。

“小乔拉马站到路边，脸上带着异样的微笑。

两人已经正面对峙。

“老弟，洛阳风光不错吧？”大公子全是扯淡的口气，脸上似笑非笑。

“是不错，妖魔鬼怪，美人王孙！”小龙冷冷一笑，心火已经点燃。

“老弟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事实是如此！”

“哦！对了，昨晚承老弟大力相助救人，还没谢过！”说完，又是一揖。

话已触及正题，小龙当然要把握住，宋文娟的事，该当面澄清。

“好说，小事一件而已，在下有个问题，希望大公子能明白指教。”

“指教不敢，请说。

“宋文娟姑娘现在何处？”

“一个极稳妥的地方。”

“大公子何以要对她特别维护？”

“这个……”大公子挑了挑眉，接下去道：“区区一向爱花，爱花之人最会惜花，好花应属造物者的杰作，不能任它被无情风雨摧残。”

小龙暗笑，所谓无情风雨，指的自然还是马之良。

“大公子是多情种子，可是不必惜别人之花，对吗？”

小龙不屑地抿抿嘴。

“浪子，你错了，区区所谓惜花，是出于一种公义感，并非为自己打算。”

“很堂皇的理由，可是宋文娟有她母亲作主，似乎不必别人代庖？”

“她母亲作了错误的决定，必须挽救。”

“这是别人私事，大公子管得未免太多了！”小龙挑了挑眉，一副不屑之色。

“个性如此，没办法！”

“马之良一再被残害，怎么说？”小龙沉下了脸。

“这不关区区事。”

“嗯！大公子与杀人者难道不是一路？”

“暂时为了利害关系而合作。”

“帮凶？”

“哈哈哈哈哈，浪子老弟，别口没遮拦，换了别人说这种话，区区绝不接受。”大公子还保持着他的风度，没有疾言厉色，但声音却已变冷。

“可不是！”小乔在旁边插了嘴：“在我的记忆当中，还没有人敢如此对咱们大公子如此说话。”

“在下说了，怎么样？”小龙横了小乔一眼，又转注大公子，一副傲然之色，这句话不只是回答小乔，也等于是对大公子说的。

“老弟，你很自负？”

“好说！”

“你好像对区区不太顺眼？”

“在下承认。”

极浓的火药味，小龙是有意如此的，他要伸量一下大公子的道行，凡是狂傲的人，最不能容忍别人的狂傲。

“哼！”小乔冷哼了一声，斜睨着小龙。

大公子点点头，面浮冷笑。

“老弟，你想怎样？”

“以大公子的身份，值得在下拔剑。”小龙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了出来。

“要打架？”大公子像是真的发了火。

“不错！”

“值得么？”

“非常值得！”

“区区一向十分珍惜兵刃，非必要不轻易离鞘，既然你老弟执意要较量，只好破个例，剑来！”微一抬手。

小乔立即走过来，双手把那柄珠光璨然的宝剑递与大公子，望了小龙一眼，退了开去。

小龙心念一转，想到了一个问题。

“动手之前，在下有几句话要请教。”

“可以！”

“杀人者与吊亡之珠是否有关联？”

“什么样的关联？”